

古今博览

在秦陵,看到文明幽深的底色

《半月谈》杨一苗

“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自周兴至唐衰近2000年中,有10多个王朝在陕西建都,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帝王陵墓。其中,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骊山脚下的秦始皇帝陵,以其与“千古一帝”相匹的宏伟规模,为后人留下了太多的神秘与遐想。

从1974年农民挖井一锄头意外发现兵马俑坑,到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再到前不久同时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考古遗址保护展示优秀项目”,40多年来,秦陵大遗址的研究与保护、展示与传播有太多动人故事。走近这座“谜”与“奇”同样丰富的千年帝陵,我们可以领略古老文明幽深的底色。

探索之路

发现兵马俑坑,只是揭开了秦始皇帝陵的冰山一角。自从当地老百姓唤作“瓦神爷”的陶俑重见天日以来,秦始皇陵区域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工作一直在进行。

随着铜车马、石甲冑、百戏俑、青铜水禽等“奇器珍怪”相继出土,封土周边多处陪葬坑、建筑遗址“现身”,秦始皇帝陵被确认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埋藏最丰富的帝王陵墓。如是结论的背后,是三代考古学人的心血与汗水。

从1974年到1998年,秦兵马俑一、二、三号坑相继重光,这期间的一系列重要考古探索与研究,奠定了学界对秦始皇陵的认识框架。秦兵马俑二号坑发掘中采取了“边发掘边展出”的开放式工作模式,在当时是一大令人惊叹的创举。

1998年,以整理石甲冑坑发掘资料为契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联合组建考古队深入秦始皇陵区域,以国家863项目为依托,对秦陵作高科技物探,找到了秦始皇陵考古的新方向。

2009年以来,秦陵大遗址的考古发掘与保护利用在法规制度渐备、科技力量增强的有利形势下屡有新获。陵墓形制、内涵、结构等重大问题进一步厘清,墓上建筑、墓道、墓室、正藏、外藏、祔葬等遗存都有了新的发现,学界对秦陵的认知日益立体。

在此期间,以丽山园为核心的秦始皇帝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秦陵文化景区建设全面启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逐步形成“一院多馆”格局。

“一把铲,一条绳,探幽寻秘骊山陵,朝朝暮暮情。”这是一曲献给所有秦始皇帝陵考古工作者的《长相思》。它的作者是年近九旬的袁仲一,第一代秦陵考古人。袁老还记得,当年即使人手不足、设备匮乏、工作环境简陋,同事们仍然出色地完成了兵马俑及铜车马的发掘与修复工作。

保护之方

自发现秦俑始,几十年来,在秦始皇陵陵区先后发现了大小形状不同、内涵各具特色的各类陪葬坑、陪葬墓等600余处,出土了珍贵文物6万余件,成果之丰远远超出今人预期。太史公笔下“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的地下皇都,逐步成为世人可见可知的实景。

独特的文物藏品和文化景观,让秦始皇帝陵成为蜚声国际的旅游目的地。到2019年,这里的年观众接待量突破900万人次。

游客的激增让保护和利用间的矛盾凸显,当地认识到,唯有藉由法律求解疑难。2005年,《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开始施行,秦陵保护有了法律准绳。作为首部帝王陵保护地方法规,它不仅保住了秦陵的历史风貌,更为其他帝王陵保护提供了制度性借鉴。

2010年7月,陕西省政府颁布了新编制的《秦始皇陵保护规划》,将秦始皇陵保护区划分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两个层次,总体保护面积由原来不足4.4平方公里扩大到近36平方公里,为以后的保护利用工作打下了牢固根基。随后,秦始皇帝陵制定了中远期考古规划,着手实施旨在摸清整个陵区遗址分布与格局的考古勘探调查,秦陵设计思想等深度研究也得上马。

“秦始皇帝陵考古,不仅仅是文物的发现、修复与展示,更要从‘看得见’的文物中探求‘看不见’的重大问题。”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科研规划部主任张卫星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一号坑发掘现场 薛艳雯 摄

要整体研究秦始皇陵遗址及文物遗存,尽力把握秦始皇陵所反映的思想理念。

无尽可能

今天的秦始皇陵,已经登上邮票、走进教科书,是世界各国人民熟悉的“中国名片”。不过,秦陵留给我们的,还有众多未解之谜,探知秦陵的可能方式,今天的秦陵考古人还在不断求索。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即与德国巴伐利亚文物局合作开展秦俑彩绘颜料分析保护合作研究,旁及土遗址保护、陶质文物修复技术优化等领域。为了提升研究科技含量,秦陵考古人的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从比利时杨森制药,到美国沙漠研究所,都为秦陵考古研究贡献了智慧与力量。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主任夏寅介绍,相关科研成果不少已转化为文物保护与修复的实践准则,从大遗址本体到具体的单件文物,秦陵都已制定完整的保护技术方案。不少成果还走出博物院支援同道,凤翔、洛阳、青州……不止一处文物保护用到了“秦陵秘笈”。

保护工作之外,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在展陈技术升级方面也持续发力。今天,点开博物院的线上展厅,2000张高像素图片拼接而成的一幅500亿像素的兵马俑一号坑室内全景图最是吸睛。磅礴气势之下,俑坑里每座兵马俑的衣着、发髻、表情等细节都纤毫毕现。

“为什么会有绿色面孔的兵马俑?”“兵马俑的彩绘保护是怎样进行的?”这是最近博物院一场直播中涌入的问题。“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观众的热情。”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考古工作部主任邵文斌已不是直播“小白”,他说:“更多年轻人通过直播来了解兵马俑,文物工作者也需要与他们更好互动。”

回首博物院从遗址走来的40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岗说:“秦始皇帝陵文博事业壮大之路,正是我国文物工作探寻文明根脉、展示文明风采的努力不断精进的写照。”

史海钩沉

80年,跨越大洋的“飞虎情谊”

新华社

这是一支特殊的战斗队伍。抗日战争期间,他们驾驶战机,与中国军民并肩战斗,在中国上空与日军展开一次次殊死搏斗。

这支队伍就是美国陈纳德将军1941年组建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80年来,这段跨越大洋的“飞虎情谊”历久弥新。

“我很钦佩外祖父,他跨越万里去帮助中国抵御日军轰炸。他曾说会尽力去保护那些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即使需要付出生命代价。”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尼爾·凯乐威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凯乐威看来,虽然陈纳德是美国人,但他曾和中国的老百姓们一起同生死、共患难,所以也算半个中国人了。

回忆起中美军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畏牺牲、共同战斗的经历,“飞虎队”老兵梅尔·麦克马伦感慨不已。“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关系一直很亲近。我们许多飞行员当年在遇到机械故障时都曾被勇敢的中国村民挽救了性命,这些记忆不应被遗忘。”他说。

1944年5月,时年20岁的“飞虎队”队员格伦·本尼达驾驶战机执行攻击日军汉口基地任务时,被多架日军战机包围。他的战机被击中,坠落在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嘴镇的下风湖。本尼达身负重伤,跳伞逃生,所幸被当地村民及时发现救助。经历近60天的“生死救援”,他终于安全回到航空军总部。

2005年,81岁的本尼达特意重返中国,来到当年得到救助的故地,看着坠机处的湖水流下热泪。他多次对家人朋友们说:“中国人把‘飞虎队’称作英雄,但在我看来中国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因为他们救了我的命。”

据统计,援华作战期间,2193名美籍“飞虎队”队员在战斗中牺牲,200多名“飞虎队”队员被中国民众营救,数千名中国人在营救过程中献出了生命。

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会长朱俊坤说,“飞虎队”援华抗战之前,中国缺乏制空权,当时昆明经常遭受日军的空中轰炸。

“日军非常嚣张,在1941年12月20日上午起飞了10架轰炸机,在没有战斗机的掩护之下,直扑昆明而来。”昆明市博物馆讲解员杨黛静说,但此时“飞虎队”已来到昆明,当他们监听到这个情况后,就立即起飞24架战斗机迎敌,在宜良上空当场击落3架日军战机,并在随后的战斗中又击落6架,总共以9:0的战绩取胜。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96岁的抗战老兵杨毓驥回忆说:“日本飞机一来,‘飞虎队’的飞机从巫家坝(机场)飞上去,我们不仅不躲避,而且还爬上小山头去看他们作战。”

飞行护眼镜、军用油气炉、与中国军民合影……在昆明市博物馆内的飞虎队纪念馆展厅,一件件文物展示了当年中美军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畏牺牲、共同战斗的经历和友谊。

“昆明既是抗战的大后方,又是抗战的最前沿,这段中美两国团结协作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是我们昆明需要铭记下来的。”昆明市博物馆馆长陈浩说,这个展览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认识、了解、缅怀历史的场所,每年都吸引了很多“飞虎队”成员的后人和爱好者来观展。

“‘飞虎队’承载着中美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深厚友谊,值得两国人民继续传承。”朱俊坤说。



二战期间,被新四军营救的5名美国“飞虎队”飞行员在新四军驻地合影(资料照片,1944年8月摄) 新华社 发